

絕矣。不如被時宜而期島津家業之綿邈也。伊集院右衛門大夫入道幸仇馳出到大和。大納言秀長陣陳謝曰：「義久不義之事不及言矣。然若憐之而助一身則義久永為秀吉之臣耳。若不憐之則義久自裁而已。秀吉使木下半次言千金吾秀秋而達于秀吉。幸仇亦從行。誓額白曰：「義久若得赦宥之命則圓頂方袍而來。見若然則輸忠于秀吉而不敢違矣。秀吉聞而曰：「嶋津義久數年感梅王道奸謀甚盛。是故我今來征之。欲剪滅割絕嶋津一家之氏族枝葉。然嶋津氏者忠久受賴朝之封以來四百餘年於此。而今殲之則吾不忍。使舊領如故耳。幸仇大喜。歸而言之。義久及家臣大悅。既而義久祝髮着僧衣。率侍童一人到太平寺謁秀吉。秀吉頗加

懇意。嶋津兵庫頭義弘同右衛門大夫俊久同中務少輔家久及家臣伊集院幸仇平田素濃守本甲下野守野村兵部少輔各謁見。秀吉使龍造寺政家其兵三万前田肥前守利長小谷川藤五郎秀十堀左衛門督秀政淺野彈正長政木村常陸公等向大隅羽柴秀勝德川秀康長岡越中守麻與池田主左衛門尉輝政蒲生飛騨守氏鄉丹羽五郎左衛門尉長重福島左衛門大夫正則蜂屋出羽守賴隆中川藤兵衛秀政高山右近等其兵五万向日向兩國之諸城望秀吉之威風皆虛壘偃旗而降。阿禰山中者地形險窄也。故群盜多保此山而傷害人民。秀吉欲攻之。阿禰群盜聞之來謝曰：「自今之後不可為盜。惡秀

吉宿之西州平

六月秀吉到肥後熊本誓滯二日賜肥後干佐隆與  
守成政使居熊本城賜錫後干毛利輝元族吉川元春  
肥前者龍造寺政家食之舊矣嘗通志干秀吉故今不  
敢違政家年猶少其長臣銅島加賀守直茂行國事  
秀吉到筑前安樂寺島津義久新搆茶店以享之秀吉  
恍又到博多箱崎拜入幡宮乃築一亭於其邊諸將亦  
然箱崎風景蕩人奪目秀吉乘與使諸士詠歌干宗易  
來自泉堀於箱崎松原煎芳茗以催秀吉之與秀吉留  
誓二十日許箱崎元是十五戶然至龍造寺隆信大友  
宗麟年々交戰而箱崎人家咸懼兵燹唯廢墟而已秀  
吉憐之呼集里老分橫路堅路之町以命之里人大悅

時人稱之 島津義久義成等來于博多拜謁秀吉

秀吉築立花山城

毛利輝元族小早川左衛門佐隆景新次豐後大隅之  
國事而到博多秀吉勞之賜筑前於隆景使居立花山  
城

七月秀吉出箱崎到宗倣又到小倉豐前八郡之內以  
兵郡授黑田勘解由孝高以二郡授毛利壹岐守使居  
小倉城

秀吉班師于赤間關大和太納言秀長木友宗麟毛利  
輝元來會秀吉賜良胄于輝元其夜輝元羨酒佳肴以  
饗秀吉且獻千鳥太刀秀吉取之挿腰賜忠光刀于輝  
元宗麟獻瓢箪壺

秀吉問秀長曰高城之役島津義弘不能破官部義輝  
坊之營而逃此時我兵急進擊之則義弘投首也不可  
疑吾子何辱乎秀長等齊對曰我輩之心固然今尾藤  
左衛門佐固制之故不得已而留耳秀吉大怒曰非子  
之罪是尾藤愚弱之所致也因是秀吉大疏尾藤削其  
所知之讚岐

秀吉發赤間關以海濤不順故經陸路同月十四日遂  
歸大坂勅使來慰勞之

秀吉移居于聚樂使秀次居京都邸

肥後國人多叛佐々陸奧守成政々々屢戰平之秀吉  
使人言之曰不經公命私動兵戈甚不可也

同十六年正月元日秀吉參內從者皆衣冠騎馬行粧  
儼羨

佐々陸奧守成政發肥後到尾崎窺秀吉之氣色秀吉  
遣人諭之曰成政以苛酷御民故民人多叛而軍旅起  
矣是成政之大罪也其須自殺成政即自刎時人感惜  
焉秀吉又使黑田官兵衛孝高諭肥後國人曰不受公  
命而欲殺成政何罪過之甚哉即命筑後肥前之諸士  
誅之其後賜肥後干加藤主計頭清正  
秀吉奏請行幸于聚樂第勅許之於是秀吉命德壽院  
法印玄以掌其事以永享九年之行幸為例遠近聞之  
者皆來洛其繁華富贍不可得言

四月十四日秀吉夙起到禁中從行幸 帝出南殿而  
見之既而行幸于聚樂第鳳輿出四足門而北過正親

町而西到聚樂十五町之間警衛者及六千餘人其行  
粧者國母准后女御之輿先行大典侍御局等凡  
車輿五十餘也其次塗輿六宮御方南佐九中務卿邦  
房親王伏見准三宮兼孝九條准三宮内基一條御一  
位藤原昭實千條菊車右大臣晴季德木寺前内大臣  
公維飛鳥井前大納言雅春四辻大納言公遠勸修寺  
大納言晴豐木炊御門前大納言經頼中山大納言親  
綱中川三位雅朝王等也其次左右前驅數十輩次近  
衛次將左右六人次貫首二人次左近衛大將鷹司大  
納言信房右近衛大將西園寺大納言實益次伶人四  
十五人奏安城樂其次鳳輦次近衛左大臣信輔内太  
臣信雄鳥丸大納言光宣日躰新大納言輝資久我大

納言歌道

大權現木和大納言秀長等及近江中納言秀次備前守  
相季家其次閑白太政大臣從一位秀高之輿次前驅  
騎馬左右二行各三十七人左則增田右衛門尉長盛  
等右則石田治部少輔主成等也次雜色三十人次隨  
身六人次布衣三人三行次加賀少將前田利家允津  
侍從織田信兼丹波少將羽柴秀勝三川少將德川秀  
康侍從織田秀信金吾侍從羽柴秀秋侍從御虎左衛  
門侍從豐臣義康東鄉侍從長谷川秀一北庄侍從堀  
秀政松島侍從蒲生氏鄉并後侍從細川忠真三吉侍  
從織田信秀河内侍從毛利秀頼侍從織田長益越中  
侍從前田利長敦賀侍從蜂屋頼隆松任侍從丹羽長

重岐阜侍從池田輝政曾祿侍從稻葉貞通豐後侍從  
木友義統伊賀侍從筒井定次金山侍從森忠政侍從  
井伊直政侍從京極高次龍助侍從豐臣勝俊土佐侍  
從長曾我部元親皆馬上著妓衣而行遠近士人聚觀  
者遮街攔市僉曰行幸之事聞之雖久而不見今得親  
見之不亦喜乎鳳輦既到聚樂右大臣晴季撥車簾  
下車方里小路頭升光房取裾席入秀吉拜謁調著座  
之儀式定配膳之人酒凡七獻其三獻之時賜天盃七  
獻之時秀吉獻御劍雜者雜菓不知其限第中宴景花  
木爭茂天顏大悅然後催夜遊管絃一番五常樂二番  
郢曲三番太平樂夜已闌秀吉退十五日公卿參假皇  
居其日秀吉出條章示菊亭晴季勸修寺權升光豐中  
山頭中將慶親其趣云京中銀地子五千五百二十兩  
可為禁中之料米地子八百石之內以三百石為御洞  
之料以五百石為六宮領江州高島郡八千碩為諸門  
跡諸公家之料秀吉使信雄

大權現秀次秀家利家呈誓辭其趣曰禁裏仙洞公家門  
跡料不可妨之不可奪之若有黑心則相共誨諭而止  
之閑白秀吉之所言不論其事不可敢違若有食言明  
神其殛之其餘諸士亦咸呈盟書秀吉捧張印之亦  
牢其名畫三幅沉香百斤于主上贈畫圖二幅鼻比十  
枚堆紅盆一箇衣服三襲太刀一腰于伏見邦房親主  
九條兼孝一條內基十條昭實近衛信輔菊亭晴季德  
大寺公維信雄各皆無等差且賜衣服二襲太刀一腰

于衛府所司十六日有後歌披論各出懷紙因座次先取之一番木和太納言秀長二番

大權現三番鷹司信房四番久我敬道五番日野輝資六番鳥丸光宣七番中山親綱八番木炊御門經賴九番勸修寺晴豐十番西園寺實益十一番四辻公遠十二番飛鳥井雅春十三番信雄十四番德大寺公維十五番菊事晴秀十六番道衛信輔十七番梶井富景胤十八番妙法院常胤十九番子條昭實二十番青蓮院尊朝二十一番丁糸内基二十二番九条兼孝二十三番聖護院尊澄二十四番仁和寺富守理二十五番伏見那房二十六番室町入道准后道休二十七番木富御方古佐左二十八番関白秀吉也 主上之懷紙者別之

中納言參議等之懷紙者聚谷之置其前今日有九獻之禮然以獻酌頗繁故為七獻每獻之終也秀吉有捧獻之物其品者黃金百兩金欄二十卷麝香臍二十箇衣服百領絹百疋金建盃金臺各二箇白銀盆載之馬十疋也既而歌講起矣讀師疊之講師發聲各定其人以密松祝為其題事畢群卿諸士皆退十七日有伶樂一番万歲樂二番延喜樂三番太平樂四番拍子五番陵王六番納蘇利七番採桑老八番古鳥蘇九番還城樂十番拔頭四辻太納言公遠監其事是日仙洞賜聖製千秀吉今本拜之十八日還幸秀吉遣書于菊事晴奉勸修寺晴豐中山親綱以謝行幸之辱晴奉等即達之因是主上仙洞共賜詠歌云云是度秀吉使諸侯皆

誓而不背干已是其本意也故托事於行幸

十月秀吉於北野松原催茶湯為見都鄙好茶者之風情茶器之好惡也先是標命書於處々街市使預干北野之茶湯故京都泉堀遠近嗜茶者大喜咸來秀吉使德善院女以千宗易撰擇諸士喜茶者三百五十餘人以會干北野於是諸士及遠近來客各構茶店於北野右近馬場之左右松下梅陰岩間依秀吉之命也或有第葺柴墻繩樞竹戶者或有苦葺葺葺條葺葺墻者聚蓄茶具墨跡古器玩好之物等於其中秀吉亦修小店數列茶具數十品而使人見之秀吉自点茶賜諸士分為三番一番者近衛信輔日野輝資

大權現信雄信兼二番者秀長秀次利家氏鄉稻葉貞通

千宗易三番者織田有樂羽柴秀勝一屋賴隆淨田秀家細川忠真也其後秀吉歷覽諸士之茶店先入燈屋出羽守賴隆店且坐喫茶率賴隆入諸店秀吉心情甚悅賴隆屢發諛語促秀吉之與秀吉步到一店歲五十有餘之僧居焉秀吉問有茶乎曰無之因取樹上之瓢瓢中有焦椒論之以進秀吉稱其淡薄既而秀吉歸聚樂諸人毀其各店而去

同十七年三月前田利家依滾野彈正少弼長政請秀吉之枉駕長政白之秀吉肯之

四月秀吉渡御干利家宅公卿武夫相從拜領進上各有差獻酬數回舞曲五番利家々臣十餘人謁見及晚秀吉還御

秀吉為湯療，赴搦洲，有馬溫泉遊慰甚多，滯留十餘日。秀吉賜青蚨二百貫，于有馬里中而歸。

五月秀吉謂我既握扶桑六十餘州，于掌內金玉滿堂，復何求哉？不用則金玉與瓦石何異之？有不如分授之，而富贍其人，乃於聚樂門內二町之間積金銀於臺，而備疊之。見者眩目，聞者驚魄。秀吉御座在門戶邊，秀吉長座在其東，六官布佐九與秀吉同座，菊亭布大臣晴奉勸修寺大納言晴豐，中山大納言親細馬九木納言光軍田野木納言輝資，廣橋中納言兼勝等來會，其餘雲客猶多。民部卿法印玄以帥法印淺野彈正少弼長政前歸，但馬守長康增田右衛門尉長盛石田治部少輔主成監金銀之事而出，金臺若于于中，上每臺各載百

枚，四人持昇之，玄以長政等謂金銀若于，賜于誰人，則其人出而拜禮之。其品數者賜黃金二千兩，銀一万兩，千六宮布佐九內大臣信雄。

大權現黃金三千兩，銀二萬兩，于秀長黃金三千兩，銀一万兩，于秀次秀家黃金千兩，銀一万兩，于毛利輝元上叅景勝銀一万兩，于前田利家又賜金銀二十万七千兩，于中將二人，少將五人，侍從十三人，其餘贈金三千兩，銀一万兩，于木廳金一万兩，于北廳金五千兩，于駿河御前備前姬君金千兩，于丹波少將秀勝之母，凡是度所恩賜之，總計金銀三十六万五千兩也。

秋秀吉遣使于相摸小田原，北条氏政氏直父子曰：子專領數國，不知王命，遂不參內，當速上京。氏政氏直聞



乏謂其身若上京則恐有不虞之變故使氏直伯父北  
条義濃守氏規赴洛氏規既至秀吉喜之懇意不少氏  
規告暇秀吉曰其必可使氏直上京

冬秀吉遣田左近將監津田隼人于小田原勸其上  
京氏政氏直皆謂箱根者天嶮也逆秀吉兵而擊之則  
何無利乎且小田原去京師百餘里秀吉何輕動兵于  
遐方乎唯是愁從秀吉而妄不上京歷過年月則北条  
家之慶事豈不有之乎昔者平族數万發兵于東州而  
不及相戰聞水鳥羽音而逃走秀吉亦如此而已秀吉  
固是有大志者也然畿内西州之人相從耳若來于東  
州屬之亦難矣北条家之所議皆然故氏政氏直接田  
田津田甚踈畱田津田察其情歸而言之秀吉大怒曰  
氏政等以我比平維盛耶來春出軍悉列氏政等首者  
也

十一月廿四日秀吉與書于氏政氏直其趣曰

一北条黨頃年歲如朝廷而不上洛在關東任已意甚狼  
藉故去年欲誅罰之而駿河大納言以其昏姻故屢有  
所請是以示條數則彼既謝之而其族義濃守來執謁  
畢

一先年駿河大納言所被定之條款與義濃守言表裏相  
違今我見義濃守聞國境等事諭須正經界彼使田江  
雪上京乃尋問之則大納言與北条國境之約如何哉  
甲斐信濃諸城者大納言以戰功可被取之上野國者  
北条可領之所告定如此大納言既取甲信而上野沼

田者北条力弱不能取之而言大納言違約寄事于左  
右未及上京何哉今可授沼田於北条雖然真田所素  
知之上野國中三分二附於沼田須與北条三分一者  
須附真田其中所有之城郭者真田可守之而彼三分  
二之替地自大納言可授真田如此相定北条上京乎  
取其書札而後可遣使節授沼田江雪聞其旨而歸  
一今年十二月上旬氏政須來執謁既捧一翰依是我遣  
津田隼人正富田左近將監附與沼田於彼  
一彼取沼田之後我想如一翰之約彼當入京不然彼政  
取真田領內之那久留表城彼表裏背約吾何見彼使  
者乎故宥可誅之以還之

一我自弱冠在信長之幕下馳驅山野枕干戈攻城野戰

夙夜不怠竭忠勵功中年受主恩以顯其名奉命征伐  
西國之間明智日向中光秀叛亂弑信長我聞此事急  
決西國之雌雄以得利運不日歸洛早誅光秀仰報君  
恩其後柴田修理亮勝家欲覆國家我亦已誅之其餘  
叛者伐之降者近之諸方皆無不屬吾麾下者我亦未  
嘗有一言之違約故天命乎我既舉龍登鷹揚之譽為  
塩梅則闕之人乃幾委我百官總已獨氏直昔天庾理  
奸媒不庭何不罰之乎普天率土違勅之輩不可不速  
誅之來歲吾操節旌而進發當刑氏直首

秀吉馳檄徵群國之兵長束大藏大輔監粮米之事

台德院殿

秀吉

公

入洛并伊兵部少輔直政等從焉秀吉甚

悅謁見乃使

公即座一起一步而言曰能生長矣然